

玉卿嫂



女神出版社

玉卿嫂

目錄

金大班的最後一夜	1
小陽春	19
悶雷	33
秋思	63
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	71
夜曲	79
月夢	107
玉卿嫂	119
黑虹	175
青春	203

金大班的最後一夜

當臺北市的鬧區西門町一帶華燈四起的時分，夜巴黎舞廳的樓梯上便響起了一陣雜沓的高跟鞋聲，由金大班領隊，身後跟着十來個打扮得衣履風流的舞孃，綽綽約約的登上了舞廳的二樓來，才到樓門口，金大班便看見夜巴黎的經理釐得懷從裏面竄了出來，一臉急得焦黃，搓手搓腳的朝她嚷道：

「金大班，你們一餐飯下來，天都快亮嘍。客人們等不住，有幾位早走掉啦。」

「喲，急什麼？這不是都來了嗎？」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，「小姐們孝敬我，個個爭着和我喝雙杯，我敢不生受她們的嗎？」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紗金絲相間的緊身旗袍，一個大道士髻梳得烏光水滑的高聳在頭頂上；耳墜、項鍊、手串、髮針、金碧輝煌的掛滿了一身，她臉上早已酒意

盎然，連眼皮蓋都泛了紅。

「你們鬧酒我還管得着嗎？夜巴黎的生意總還得做呀！」董經理猶自不停的埋怨着。

金大班聽見了這句話，且在舞廳門口煞住了腳，讓那羣咕呱的舞孃魚貫而入走進了舞廳後，她才一隻手撐在門柱上，把她那隻鰐魚皮皮包往肩上一搭，一眼便睨住了董經理，臉上似笑非笑的開言道：

「董大經理，你這一籊筐話是頂真說的呢，還是鬧着玩的？若是鬧着玩，便罷了。若是認真來，今天夜晚我倒要和你把這筆賬給算算。你們夜巴黎要做生意嗎？」金大班打鼻子眼裏冷笑了一聲，「莫怪我講句居功的話：這五六年來，夜巴黎不靠了我玉觀音金兆麗這塊老牌子，就能撐得起今天這個場面了？華都的臺柱小如意筱紅美是誰給挖來的？華僑那對姊妹花綠牡丹粉牡丹難道又是你董大經理搬來的嗎？天天來報到的這起大頭裏，少說些也有一半是我的老相識，人家來夜巴黎花鈔票，倒是捧你董某人的場來的呢！再說，我的薪水，你們只算到昨天。今天最後一夜，我來，是人情，不來，是本份。我說句你不愛聽的話：我金兆麗在上海百樂門下海的時候，只怕你董某人連舞廳門檻還沒跨過呢。舞場裏的規矩，那裏就用得着你這位夜巴黎的大經理來教導了？」

金大班連珠炮似的把這番話抖了出來，也不等董經理答腔，逕自把舞廳那扇玻璃門一摔開，

一雙三寸高的高跟鞋，蹀得通天價響，搖搖擺擺便走了進去。才一進門，便有幾處客人朝她搖着手一疊聲的「金大班」叫了起來。金大班也沒看清誰是誰，先把嘴一咧，一隻鰐魚皮皮包在空中亂揮了兩下，便向化粧室裏溜了進去。

娘個冬采！金大班走進化粧室把手皮包豁瑯一聲摔到了化粧枱上，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粧鏡前，狠狠的啐了一口。好個沒見過世面的赤佬！左一個夜巴黎，右一個夜巴黎。說起來不好聽，百樂門裏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，童得懷那付臉嘴在百樂門掏糞坑未必有他的份。金大班打開了一瓶巴黎之夜，往頭上身上先亂灑了一陣，然後對着那面鏡子一面端詳着發起怔來。真正霉頭觸足，眼看明天就要做老闆娘了，還要受這種爛污癩三一頓烏氣。金大班禁不住搖着頭頗帶感慨的吁了一口氣。在風月場中打了二十年的滾，才找到個戶頭，也就算她金兆麗少了點能耐了。當年百樂門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紗大王潘老頭兒潘金榮的時候，她還刻薄過人家：我們細丁香好本事，釣到一頭千年大金龜。其實潘老頭兒在她金兆麗身上不知下過多少功夫，花的錢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。那時嫌人家老，又嫌人家有狐臭，才一脚踢給了任黛黛。她曾經對那些姊妹誇下海口：我才沒有你們那樣餓嫁，個個去捧棺材板。可是那天在臺北碰到任黛黛，坐在她男人開的那個富春樓綢緞莊裏，風風光光，赫然是老闆娘的模樣，一個細丁香竟發福得兩隻膀子上的肥肉吊到了櫃枱上，搖着柄檀香扇，對她說道：玉觀音，你這位觀音大士還在

苦海裏普渡衆生嗎？她還能說什麼？只得牙癢癢的讓那個刁婦把使宜撈了回去。多走了二十年的遠路，如此下場，也就算不得什麼轟烈了。只有像筱紅美她們那種眼淺的小娘子才會捧着杯酒來對她說：到底我們大姐是領班，先中頭采。陳老闆，少說些，也有兩巴掌吧？剛才在狀元樓，夜巴黎裏那一起小娼婦，個個眼紅得要吊下口水來了似的，把個陳發榮不知說成了什麼稀罕物兒了。也難怪，那起小娼婦那裏見過從前那種日子？那種架勢？當年在上海，拜倒她玉觀音裙下，像陳發榮那點根基的人，扳起腳指頭來還數不完呢！兩個巴掌是沒有的事，她老早託人在新嘉坡打聽得清清楚楚了：一個小橡膠廠，兩棟老房子，前房老婆的兒女也早分了家。她私自估了一下，三四百萬的家當總還少不了。這且不說，試了他這個把月，除了年紀大些，頂上無毛，出手有點樞扒，却也還是個實心人。那種臺山鄉下出來的，在南洋苦了一輩子，怎能怪他把錢看得天那麼大？可是陽明山莊那幢八十萬的別墅，一買下來，就過到了她金兆麗的名下。這麼個土佬兒，竟也肯爲她一擲千金，也就十分難爲他了。至於年紀哩，金大班湊近了那面大化粧鏡，把嘴吧使勁一咧，她那張塗得濃脂艷粉的臉蛋兒，眼角子上突然便現出了幾把魚尾巴來。四十歲的女人，還由得你理論別人的年紀嗎？饒着像陳發榮那麼個六十大幾的老頭兒，她還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脚呢。這個把月來，在宜香美容院就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。拉面皮、扯眉毛——臉上就沒剩下一塊肉沒受過罪。每次和陳老頭兒出去的時候，竟像是坡枷帶鎖，上法場似的，勒肚子束

腰，假屁股假奶，大七月裏，綁得那一身的家私——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兩下——發得她一肚皮成餅成餅的熱痲子，奇癢難耐。這還在其次，當陳老頭兒沒頭沒臉問起她貴庚幾何的當兒，她還不得不裝出一付小娘姨的腔調，矯情的捏起鼻子反問他：你猜？三十歲？娘個冬采！只有男人才瞎了眼睛。金大班不由得撲嗤的笑出了聲音來。哄他三十五，他竟嚇得嘴巴張起茶杯口那麼大，好像撞見了鬼似的。瞧他那付模樣，大概除了他那個種田的黃臉婆，一輩子也沒近過別的女人。來到臺北一見到她，七魂先走了三魂，迷得無可無不可的。可是憑他怎樣，到底年紀一大把了。金大班把腰一挺，一雙奶子便高高的聳了起來。收拾起這麼個老頭兒來，只怕連手指頭兒也不必翹一下哩。

金大班打開了她的皮包，掏出了一盒美國駱駝牌香烟點上一枝，狠狠的抽了兩口，才對着鏡子若有所悟的點了一下頭，難怪她從前那些姐妹淘個個都去捧塊棺材板，原來却也有這等好處，省却了多少麻煩。年紀青點的男人，那裏肯這麼安份？那次秦雄下船回來，不鬧得她遍身發疼的？她老老實實告訴過他，她是四十靠邊的人了，比他大六七歲呢，那裏還有精神來和他窮糾纏？偏他娘的，秦雄說他就喜歡比他年紀大的女人，解事體，懂溫存。他到底要什麼？要個媽嗎？秦雄倒是對她說過：他從小便死了娘，在海上飄泊了一輩子也沒給人疼過。說實話，他待她那份真也比對親娘還要孝敬，那怕他跑到世界那個角落頭，總要寄些玩意兒回來給她：香港的開什米毛衣，

日本的和服繡花睡袍，泰國的絲綢，囉囉嗦嗦，從來沒有斷過；而且一個禮拜一封信，密密匝匝十幾張信紙，也不知是從什麼尺牘抄下來的：「兆麗吾愛」——沒的肉麻！他本人倒是個痴心漢子，只是不大會表情罷了。有一次，他回來，喝了點酒，一把抱住她，痛哭流涕。一個彪形大漢，竟倒在她懷中哭得像個小兒似的。爲了什麼呢？原來他在日本，一時寂寞，去睡了一個日本婆，他覺得對不起她，心裏難過。這真正從何說起？他把她當成什麼了？還是個十來歲的女學生，頭一次談戀愛嗎？他興沖沖的掏出他的銀行存摺給她看，他已經攢了七萬塊錢了，再等五年——五年，我的娘——等他在船上再做五年大副，他就回臺北來，買房子討她做老婆。她對他苦笑了一下，沒有告訴他，她在百樂門走紅的時候，一夜轉出來的椅子錢恐怕還不止那點。五年——再過五年她都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。要是十年前——金大班又猛吸了一口烟，頗帶惆悵的思量道——要是十年前她碰見像秦雄那麼個痴心漢子，也許就真的嫁了。十年前她金銀財寶還一大堆，那時她也存心在找一個對她真心真意的人。上一次秦雄出海，她一時興起，到基隆去送他上船，碼頭上站滿了那些船員的女人，船走了，一個個淚眼汪汪，望着海水都掉了魂似的。她心中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，這次她下嫁陳發榮，秦雄那兒她連信也沒去一封。秦雄不能怨她絕情，她還能像那些女人那樣等掉了魂去嗎？四十歲的女人不能等。四十歲的女人沒有工夫談戀愛。四十歲的女人——連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。那麼，四十歲的女人到底要什麼呢？金大班把一截

香烟屁股按熄在煙缸裏，思索了片刻，突然她抬起頭來，對着鏡子歹惡的笑了起來。她要一個像任黛黛那樣的綢緞莊，當然要比她那個大一倍，就開在她富春樓的正對面，先把價錢殺成八成，讓那個貧嘴薄舌的刁婦也嚐嚐利害，知道我玉觀音金兆麗不是隨便招惹得的。

「大姐——」

化粧室的門打開了，一個年青的舞孀走了進來向金大班叫道。金大班正在用粉撲撲着面，她並沒回過頭去，從鏡子裏，她看見那是朱鳳。半年前朱鳳才從苗栗到臺北，她原是個採茶娘，老子是酒鬼，後娘又不容，逼了出來。剛來夜巴黎，朱鳳穿上高跟鞋，竟像踩高蹺似的。不到一個禮拜，便把客人得罪了。釐得懷劈頭一陣臭罵，當場就要趕出去。金大班看見朱鳳嚇得抖索索，縮在一角，像隻小兔兒似的，話都說不出來。她實在憎惡釐得懷那付窮兇極惡的模樣，一賭氣，便把朱鳳截了下來。她對釐得懷拍起胸口說過：一個月內，朱鳳紅不起來，薪水由她金兆麗來賠。她在朱鳳身上確實費了一番心思，舞場裏的十八般武藝她都一一傳授了給她，而且還百般替她拉攏客人。朱鳳也還爭氣，半年下來，雖然輪不上頭牌，一晚上却有十來張轉椅票子了。

「怎麼了，紅舞女？今晚轉了幾張椅子了？」金大班看見朱鳳進來，黯然坐在她身邊，沒有作聲，便逗她問道。剛才在狀元樓的酒席上，朱鳳一句話也沒說，眼皮蓋一直紅紅的，金大班知道，朱鳳平日依賴她慣了，這一走，自然有些慌張。

「大姐——」

朱鳳隔了半晌又顫聲叫道。金大班這才察覺朱鳳的神色有異。她趕緊轉過身，朝着朱鳳身上，狠狠的打量了一下，剎那間，她恍然大悟起來。

「遭了毒手了吧？」金大班冷冷問道。

近兩三個月，有一個在臺灣大學唸書的香港僑生，夜夜來捧朱鳳的場，那個小廣仔長得也頗風流。金大班冷眼看去，朱鳳竟是十分動心的樣子。她三番四次警告過她：濶大少跑舞場，是玩票，認起真來，吃虧的總還是舞女。朱鳳一直笑着，沒肯承認，原來却瞞着她幹下了風流的勾當，金大班朝着朱鳳的肚子盯了一眼，難怪這個小娼婦勒了肚兜也要現原形了。

「人呢？」

「回香港去了，」朱鳳低下了頭，吞吞吐吐的答道。

「留下了東西沒有？」金大班又追逼了一句，朱鳳使勁的搖了幾下頭，沒有作聲。金大班突然覺得一腔怒火給勾了起來，這種沒耳性的小婊子，自然是讓人家吃的了。她倒不是爲着朱鳳可惜，她是爲着自己花在朱鳳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，實在氣不忿。好不容易，把這麼個鄉下土豆兒脫胎換骨，調理得水葱兒似的，眼看着就要大紅大紫起來了。連萬國的陳胖婆兒陳大班都跑來向她打聽過朱鳳的身價。她拉起朱鳳的耳朵，咬着牙齒對她說：再忍一下，你出頭的日子就到

了。玩是玩，要是耍。貨腰孃第一大忌是讓人家睡大肚皮。舞客裏那個不是狼心狗肺？那怕你紅遍了半邊天，一知道你給人睡壞了，一個個都捏起鼻子鬼一樣的跑了，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雞屎似的。

「哦——」金大班冷笑了一下，把個粉撲往臉上猛一砸，說道，「你倒大方！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，拍拍屁股溜了，你連他鳥毛也沒抓住半根！」

「他說他回香港一找到事，就匯錢來，」朱鳳低着頭，兩手搓弄着手絹子，開始嚶嚶的抽泣起來。

「你還在做你娘的春秋大夢呢！」金大班霍然立了起來，走到朱鳳身邊，狠狠啐了一口，「你明明把條大魚放走了，還抓得回來？既沒有那種捉男人的原本事，褲腰帶就該繫緊些呀。現在讓人家種下了禍根子，跑來這裏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——那一點叫我瞧得上？平時我教你的話，都聽到那裏去了。那個小王八想開溜嗎？廁所裏的來沙水你不會捧起來當着他灌下去？」金大班搖近了朱鳳的耳根子喝問道。

「那種東西——」朱鳳往後閃了一下，嘴唇哆嗦起來，「怕痛呵——，」

「哦——怕痛呢！」金大班這下再也耐不住了，她一手扳起了朱鳳的下巴，一手便戳到了她眉心上，「怕痛？怕痛爲什麼不滾回你苗栗家裏當小姐去？要來這種地方讓人家摸腰摸屁股？怕

痛？到街上去賣傢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！」

朱鳳雙手掩起面，失聲痛哭起來。金大班也不去理睬她，逕自點了根香烟猛抽起來，她在室內踱了兩轉，然後突然走到朱鳳面前，對她說道：

「你明天到我那裏來，我帶你去把你肚子裏那塊東西打掉。」

「啊——」朱鳳抬頭驚叫了一聲。

金大班看見她死命的用雙手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護住，一臉抽搐着，白得像張紙一樣。金大班不由得怔住了，她站在朱鳳面前，默默的端詳着她，她看見朱鳳那雙眼睛凶光閃閃，竟充滿了怨毒，好像一隻剛賴抱的小母雞準備和偷牠雞蛋的人拼命了似的。她愛上了他了，金大班暗暗嘆息道，要是這個小婊子真的愛上了那個小王八，那就沒法了。這起還沒嚐過人生三昧的小媳婦們，憑你說爛了舌頭，她們未必聽得入耳。連她自己那一次呢，她替月如懷了孕，姆媽和阿哥一個人揪住她一隻膀子，要把她扛出去打胎。她捧住肚子滿地打滾，對他們搶天呼地的哭道：要除掉她肚子裏那塊肉嗎？除非先拿條繩子來把她勒死。姆媽好狠心，倒底在麵裏暗下了一把藥，把個已經成了形的男胎給打了下來。一輩子，只有那一次，她真的萌了短見：吞金、上吊、吃老鼠藥、跳蘇州河——偏他娘的，總也死不去。姆媽天天勸她：阿媛，你是聰明人。人家官家大少，獨兒獨子，那裏肯讓你毀了前程去？你們這種賣腰的，日後拖着個無父無姓的野種，誰要你？姆

媽的話也不能說沒有道理。自從月如那個大官老子，派了幾個衛士來，把月如從他們徐家匯那間小窩裏綁走了以後，她就知道，今生今世，休想再見她那個小愛人的面了。不過那時她還年青，一樣也有許多優念頭。她要替她那個學生愛人生一個兒子，一輩子守住那個小孽障，那怕街頭討飯也是心甘情願的。難道賣腰的就不是人嗎？那顆心一樣也是肉做的呢。何況又是很標緻的大學生？像朱鳳這種剛下海的雛兒，有幾個守得住的？

「拿去吧，」金大班把右手無名指上一隻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鑽戒卸了下來，擲到了朱鳳懷裏，「值得五百美金，够你和你肚子裏那個小孽種過個一年半載的了。生了下來，你也不必回到這個地方來。這口飯，不是你吃得下的。」

金大班說着便把化粧室的門一摔開，朱鳳追在後面叫了幾聲她也沒有答理，逕自踩着高跟鞋便搖了出去。外面舞池子裏老早擠滿了人，霧一般的冷氣中，閃着紅紅綠綠的燈光，樂隊正在敲打得十分熱鬧，舞池中一對對都像扭股糖兒似的粘在了一起搖來晃去。金大班走過一個櫃子，一把便讓一個舞客撈住了，她回頭看時，原來却是大華紡織廠的董事長周富瑞，專來捧小如意筱紅美的。

「金大班，求求你做件好事。紅美今夜的脾氣不大好，恐怕要勞動你去請請才肯轉過來，」周富瑞死捏住金大班的膀子，一臉焦灼的說道。

「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長怎麼請我呢，」金大班笑道。

「你和陳老闆的喜事——十桌酒席，怎樣？」

「閒話一句！」金大班伸出手來和周富瑞重重握了一下，便搖到了筱紅美那邊，在她身旁坐下，對她悄悄說道：

「轉完這一桌，過去吧。人家已經等掉魂了。」

「管他呢，」筱紅美正在和桌子上幾個客人調笑，她頭也不回就駁回道，「他的鈔票又比別人的多值幾文嗎？你去跟他說：新嘉坡的蒙娜正在等他去吃宵夜呢！」

「哦，原來是打翻了醋罐子，」金大班笑道。

「呸，他也配？」筱紅美尖起鼻子冷笑了一聲。

金大班湊近筱紅美耳朵對她說道：

「看在大姐臉上，人家要送我十樓酒席呢。」

「原來你和他暗地裏勾上了，」筱紅美轉過頭來笑道，「幹嗎你不去陪他？」

金大班且不答腔，乜斜了眼睛瞅着筱紅美，一把兩隻手便抓到了筱紅美的奶子上，嚇得筱紅美鷄貓子鬼叫亂躲起來，惹得桌上的客人都笑了。筱紅美忙討了饒，和金大班咬耳說道：

「那麼你要對那個姓周的講明白，他今夜完全沾了你的光，我可是沒有放饒他。你金大姐是

過來人，『打鐵趁熱』這句話不會不懂，等到涼了，那塊鐵還扳得動嗎？」

金大班倚在舞池邊的一根柱子上，一面用牙籤剔着牙齒，一面看着小如意筱紅美妖妖嬌嬌的便走到了周富瑞那邊桌子去。筱紅美穿了一件石榴紅的透空紗旗袍，兩筒雪白滾圓的膀子連肩帶臂肉顫顫的便露在了外面，那一身的風情，別說男人見了要起火，就是女人也得動三分心呢。何況她又是一個頭一等難纏的刁婦，心黑手辣，耍了這些年，就沒見她裁過一次筋斗。那個姓周的，在她身上少說些也貼了十把二十萬了，還不知道連她的騷舐着了沒有？這才是做頭牌舞女的材料，金大班心中暗暗讚嘆道，朱鳳那塊軟皮糖只有替她拾鞋子的份。雖然說筱紅美比起她玉觀音金兆麗在上海百樂門時代的那種風頭，還差了一大截，可是臺北這一些舞廳裏論起來，她小如意也是個拔尖貨了。當年數遍了上海十里洋場，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將中的老大吳喜奎還能和她唱個對臺。人家都說她們兩人是九天嬌女白虎星轉世，來到黃浦灘頭擾亂人間的；可是她偏偏偏却和吳喜奎那隻母大蟲結成了小姊妹，兩個人晚上轉完柁子便到惠而康去吃炸子雞，對扳着指頭來較量，那個的大頭耍得多，耍得狠，耍得漂亮。傷風敗德的事，那幾年真幹了不少，不曉得害了多少人，爲着她玉觀音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後來吳喜奎抽身得早，不聲不響便嫁了個生意人。她那時還直納悶，覺得冷清了許多。來到臺北，她到中和鄉去看吳喜奎。沒料到當年那隻張牙舞爪的母大蟲，竟改頭換面，成了個大佛婆。吳喜奎家中設了個佛堂，裏面供了兩尊翡翠羅漢。她家

裏人說她終年吃素唸經，連半步佛堂都不肯出。吳喜奎見了她，眼睛也不抬一下，搖着個頭，嘆道：「嘖，嘖，阿彌，儂還在那種地方惹是非吓。聽得她不由得心中一寒。到底還是她們乖覺，一個個鬼趕似的都嫁了人，成了正果。只剩下她玉觀音孤鬼一個，在那孽海裏東飄西蕩，一蹉跎便是二十年。偏他娘的，她又沒有吳喜奎那種慧根。西天是別想上了，難道她也去學吳喜奎起個佛堂，裏面真的去供奉玉觀音不成？作了一輩子的孽，沒的玷辱了那些菩薩老爺！她是橫了心了，等到兩足一伸，便到那十八層地獄去嚐嚐那上刀山下油鍋的滋味去。」

「金大班——」

金大班轉過頭去，她看見原來靠近樂隊那邊有一檯桌子上，來了一羣小夥子，正在向她招手亂嚷，金大班認得那是一羣在洋機關做事的浮滑少年，身上有兩文，一個個骨子裏都在透着騷氣。金大班照樣也一咧嘴，風風標標的便搖了過去。

「金大班，」一個叫小蔡的一把便將金大班的手捏住笑嘻嘻的對她說道：「你明天要做老闆娘了，我們小馬說他還沒吃着你燉的雞呢。」說着桌子上那羣小夥子都怪笑了起來。

「是嗎？」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，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蔡兩隻大腿中間，使勁的磨了兩下，一隻手勾到小蔡脖子上，說道：「我還沒宰你這頭小童子雞，那裏來的雞燉給他吃？」說着她另一隻手暗伸下去在小蔡大腿上狠命一捏，捏得小蔡尖叫了起來。正當小蔡兩隻手要不規矩的時候，金

大班霍然跳起身來，推開他笑道：「別跟我鬧，你們的老相好來了，沒的教她們笑我『老牛吃嫩草』。」

說着幾個轉檯子的舞女已經過來了，一個照面便讓那羣小夥子攆到了舞池中，貼起面婆婆起來。

「喂，小白臉，你的老相好呢？」

金大班正要走開的時候，却發現座上還有一個年青男人沒有招人伴舞。

「我不大會跳，我是來看他們的，」那個年青男人囁囁的答道。

金大班不由得煞住了腳，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，也不過是個二十上下的小夥子，恐怕還是個在大學裏唸書的學生，穿得倒十分整齊，一套沙市井的淺灰西裝，配着根紅條子領帶，清清爽爽的，週身都露着怯態，一望便知是頭一次到舞場來打野的嫩腳色。金大班向他伸出了手，笑盈盈的說道：

「我們這裏不許白看的呢，今晚我來倒貼你吧。」

說着金大班便把那個忸怩的年青男人拉到了舞池裏去。樂隊正在奏着「小親親」，是一隻慢四步。臺上綠牡丹粉牡丹兩姐妹穿得一紅一綠，互相攬着腰，妖妖嬈嬈的在唱着：